

目 录

我和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终始	贺铁铮口述 (1)
我创办华中实业公司前后	贺铁铮口述 (5)
南川松香生产盛衰记	龚乃贤 (17)
鄢氏三代经营冶铁铸锅业简述	鄢国盛 (23)
南安铁厂始末	何慕尧口述 (37)
记华源—永建—永恒铁厂	任隆智 (40)
我办大祥煤厂及其前前后后	张维祥 (50)
十合煤厂简记	郑洪德 金俊华 (55)
二十年代南平镇的工商业	章楚翘 (60)
南川县商会梗概	肖一进 (68)
“木洞帮”在南川的商业活动	徐汝昭 (75)
从“复厚祥”到“永和”	汤子厚口述 (81)
我的经商历程	王复元口述 (86)
从烟锅谈到“南川烟土行”	张维祥 (93)
南川的回族居民与清真教门馆	金俊华 (98)
解放前隆化镇的小吃	章楚翘 (101)
缅怀蒋国土老师	张振举 (105)
沿塘建场经过	罗格松 (109)

民国时期南川的合作事业·····杨知翼 郑洪德 金俊华	(113)
从南川县乡村电话管理所到南川县 人民政府电话管理所·····贺铁铮口述	(122)
更正 ······	(127)
政协南川县第七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	(128)

我和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终始

贺铁铮 口述

金俊华 整理

南川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县人刘树槐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集资创办的。我受刘之聘担任该公司技师，参加了筹划建厂、开业经营、停业拆卖全过程。

我早曾在巴县监狱任司钥（管理监狱的钥匙）时认识了刘树槐。当时刘因拖走县团练局的枪枝案在巴县监狱坐监，刘是我叔父贺济芳（巴县典狱官）早年在南川相交的朋友，故此在监狱中我和刘经常接触，有了一定的感情。

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我由上海机械造船厂学习技术回川，在重庆陕西街“裕记电器行”任技术员。刘树槐出监狱后到处打听我的去处，后来在电器行找到我。互诉离情后，他对我说，他出监返里时受到亲朋旧友的欢迎，火炮从来游关一直放到城内，并得地方人士的谅解；他说这次出监后不再参与南川政界活动，而想办企业为民众谋幸福以报答家乡父老；他说南川将要修筑川湘公路，一旦通车，南川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无量；他还说家乡照明沿袭几千年来的松油烛、桐油灯、牛油烛等老办法，如能办电是利民利己的事业；南川盛产无烟煤，是办火电的有利条件，因此想办一个火电厂专供县城照明。我对刘说，办电要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设

备，还要有专门的技术人才，二者不可缺一。刘说筹备资金不成问题，技术人才就靠你助一臂之力。我和刘磋商妥当后，就随同他到南川来筹备。我们首先选择厂址，最后选定北街皂角井（能供应锅炉水源）。将企业取名为：“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刘自任董事长，宋刚卿任经理，不久由周之珍任经理，我作技术负责人。因我是机器房的师傅，所以人称“大车”。刘曾任过南川团练局长，后到贵州任过团长、县长、旅长等职，在邑人中威望较高，而且办法多，正如南川人们说的“只要刘大爷出面，万事能办”。他筹备资金的办法是：一、利用他在当地的威望，使豪门富绅自己认股；二、要求巨商大贾入股；三、享受照明的商号集股；四、利用袍哥弟兄伙凑合。以每股十元（亦有说五元的），占股多少是以股东的经济情况和与刘的关系而论，出资的股东有几十元至几百元的。由于办电是一项新鲜事物，群众也感到电灯照明的好处，因此办电资金很快就筹足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我和刘携带现款到重庆购买锅炉和电器设备。当时川湘公路正在修筑尚未通车，运输特别困难。我们将锅炉拆散，用船装运到木洞，再用人力搬运。木洞到南川的路虽是人行大道，但运笨重的机器则显得山高坡陡路窄，用人工杠抬实非易事。我们采取窄路加宽，过沟搭桥的办法，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锅炉和全部电器设备运回南川，设备运回后，就在皂角井建造厂房（旧房改建），同时组装锅炉。那时南川没有电焊和氧焊设备，钻、铆、组合全靠手工操作。我们采用的是直流发电机，直流电较为安全。次年（1936年）春初竣工发电。县城首次用上电灯照明，结束了几千年用油灯、蜡烛照明的历史。东南西北

街及中和街还安装路灯，夜间行人再也不用火把、灯笼照路了。全城安装电灯约六百余盏（后有所增加），灯泡的大小有十六支光，二十五支光（“支”相当于现在的瓦）不等。收费标准按灯盏计算，路灯则统一总摊。照明时间的长短按春、夏、秋、冬而异，由公司统一开关。每夜当灯一开，城内机关、商号、铺堂顿时灯火辉煌，给南川县城增添了无限光彩。

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虽有经理，实质上是刘树槐主宰一切，名为股份，但收支全由他个人支配，当然刘树槐在南川首创电业，便利了商民，繁荣了市面。刘原来两手空空，现在却财源茂盛。可是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初一（公历10月13日），南川惨遭日机轰炸，县城中心地区的机关单位、街房铺店竟成焦土，电灯路线被毁，夜幕降临，分外凄凉。

日机虽数次轰炸南川，明明电业公司厂房机器均未受到破坏，全部设备幸存，可是电灯路线随着街房的被炸被烧损失殆尽。县城一片瓦砾，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甚多。个别商民为了维持生计，在废墟上临时摆摊营业，一遇空袭，仓皇逃散，人无宁日。刘看到公司不易恢复生产，已无利可图，便将公司人员全部解雇，一意孤行地把锅炉及电机设备全部出售与毗邻长寿县人杨其昌，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从此结束。

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停业，工人失业。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我把他们组织起来搞运输业务。我们还承担了锅炉设备的包拆包运，由南川运到白马上船交货。把拆运的收费，用来购置运输工具设备，生产自救。

附叙一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电投产后，我向刘树槐建议创办电影院，以满足南川人士的文化生活（因我早年曾在垫江县放映过手摇电影）。我的建议得到刘树槐的同意和各界人士的支持，资金仍靠集股（包括地方人士和商贾豪绅），选定西街禹王庙（现南川县粮食局所在地）为院址。我们将禹王庙进行整修，设备坐凳（特别座、普通座共有六百个座位）。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仲夏竣工，南川便有了第一个电影院。因属于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附设，即取名为“明德电影院”。影院是在重庆租赁影片（当时均系无声影片）。明明发电厂为电影院架了专线，装置五个千瓦的交流发电机一台，放电影时，将皮带挂在照明电机附加的木轮上即可送电。电影院有时邀请重庆川剧团（也有其他地方剧团）来县唱戏，一唱就是几十天。明德电影院开张后，真是生意兴隆，座无虚席。不幸的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九月初一日，南川县城遭日机轰炸，明德电影院因被炸毁而停业。

一九八八年十月

我创办华中实业公司前后

贺铁铮 口述

金俊华 整理

我原籍涪陵县蔺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受南川县刘树槐之聘来南川县开办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继后自办实业，并定居隆化镇。沧海桑田，斗转参横，屈指计算，已五十多年了。今应南川政协文史委员会之约，谨就我建国前办实业之亲身经历叙述于后。

一、我来南川以前的简述

我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父亲一生以教学为业。因家庭人口甚众，收入有限，家境日益困难，因此，我于十三岁时即弃学离家，在当地一家糖果铺学艺，主人是陈万宝（涪陵豪绅）。在当学徒期中遇到一次特大旱灾，在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下，陈万宝以贮存多年的霉谷烂米高价出售。狠毒的行为刺伤了我年轻的心房，因此三年期满出师后决心离去，从事小贩谋生。不久得悉涪陵县电话传习所招生，我考入了该所学习电讯业务。在传习所学习时，有一位同学名叫李绍普（湖南人、比我大十来岁），相处一段时间后，在课余他常给我讲一些道理，还拿进步书刊给我看。由于我学习努力，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被分配到涪陵新妙区作话务员兼管理员。我去后主办过一期训练班，主要对

架线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我在该区任职时间，目睹当地民团督练长陈毅宾心狠手毒，动辄杀人，不到一年时间死于他手的就不下数十人。这事激发了我内心的愤恨，时有斥言，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我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只好申请辞职。我离职时向新妙区区长推荐李绍普接替我的工作。李到职不久也很透了恶霸陈毅宾，图谋暗杀未遂而逃回湖南。我离开新妙后，借我父亲的学生周德民的手摇电影机去垫江县放电影，因技术不精，业务不畅，将近一年就停业回家。由于落魄返家，衣衫襤褸，受家人冷落轻视，一气之下弃家出走，去到重庆，求助我叔父贺济芳（任巴县监狱典狱官）介绍工作。经叔父斡旋，安插我去电话管理所，但该所主任口头应允，却叫我候缺待分，两个多月过去了仍无着落。我只好再求叔父设法另谋职业。此时正值监狱司钥另有任务，叔父即叫我暂时代理监狱的“司钥”（管理大监、分监、女监的钥匙）。监狱除关押本县的刑事罪犯外，还有四川军阀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反省院”拨来的一批所谓“政治犯”，其中有张秀熟、贺竞华（后成为革命烈士）、范肖庵等人。当我和这些“政治犯”接触时，便回忆起涪陵电话传习所的亲密同学李绍普，由于我受他的教育印象很深。因此我在狱内常去与张、贺、范等接近，他们也喜欢接近和教育我。我还将无力升学的弟弟瑞华带到监狱拜在张秀熟老师的门下，我弟经过一年的功课补习，知识猛进，考入重庆高工校名列第一，获得公费就读。由于他受到张老师的革命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考入航空学校，最后牺牲于战场上。

我同张秀熟、贺竞华、范肖庵等前辈相处了一段时间，受到他们的启发，向他们表示不想在监狱干下去，他们支持我

离开监狱，由贺竞华介绍我到杨家什字求实中学张老师处隐蔽，并由张老师教我的数学、英语。我在求实中学张老师处住了三个月，后由李令钧介绍给我搭他的朋友（上海轮船的一位大车）的轮船去上海浦东“恒昌祥”机器造船厂学艺。我在造船厂拜师后，想到从今以后将毕生与钢铁、机器打交道，遂将名字改为贺铁化（原名贺希曾），并写信告诉巴县监狱内的张秀熟，张回信叫我改为贺铁铮。我在上海的学习生涯是很艰苦的，住的是白鸽笼（上海土语即四尺铺，以破铁皮装备的棚房寝室），吃的是粗茶淡饭，上班拿牌子，工作时间有记录，下班出厂要搜身，如有违犯规章制度则不发工牌，立即开除。尤其是工头和领班那种盛气凌人，抖威风的派头难以目睹，使人心酸。但为了学好技术，只得忍气吞声。我学艺近三年，身体逐渐消瘦，而且又生了大脚疯病，治疗困难，实在不能坚持下去，只得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离厂返四川。我师傅是个大好人，他不但无保留的传艺给我，在我回川时还给我二十块大洋的路费。我从上海回四川后，在重庆陕西街“裕记”电器行任技术员。

二、受刘树槐之聘来南川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偶遇原在巴县监狱被禁的刘树槐，久别见面，互诉离情。后来刘邀我来南川办火力发电厂，我欣然应允，随刘到南川筹备办火电厂。他将资金筹备好后，和我携款到重庆购置锅炉及电器设备。我将锅炉拆散，分成大件，用人力翻山越岭运回南川，再将机器组合拢来安装，将电厂取名为：“南川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刘自任董事长，我负责技术（人们称我为大车）。与此同时，我受南川乡村电话管理所唐元乾之聘兼任该所技士。我

在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工薪五十元；电话管理所兼职工薪二十元（均系银元），因此不久即有人劝说我买田地，我无意买田收租，志在办实业，办点为社会民众有益的事，因此一概回绝。

南川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遭受日机轰炸后，县城中心地区变为一片焦土，城镇居民纷纷移居乡下，“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迫停业。刘树槐将公司的全部设备出售给长寿县杨其昌，电业公司的人员全部解散，造成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刘毫不过问。

三、引进良种禽畜开办饲养场

我由于幼年在家就喜爱养鸡放羊种值果木，因此我办实业公司的兴趣就特别浓厚。当我们承包水碾后，看到磨谷碾米的糠渣可作家畜家禽的饲料，就兴办一个养殖场。我为了改良农村养殖业，特从上海引进来杭鸡和安哥拉长毛兔。由于种鸡繁殖较快，两年时间就发展五百余只。长毛兔繁殖力弱，加上初办缺乏经验，成效不高。时值日本侵略战争步步逼近四川，空袭频繁，饲养的鸡、兔不便放出场地，只有长期关在棚里饲养，无活动余地，加之管理不善，死亡率高。我们只得将一部分鸡种分给农民饲养，其余由我们自养。我们引进的鸡和兔，由于配种技术没有管好，时间长久，产生退化，没有完成推广计划。我们还在花坎山办了奶牛场，用高价外地引进纯种荷兰奶牛三头，杂交奶牛四头。此地草源丰富，我们面粉厂的麦麸皮可作饲料。牛奶供应城市居民营养饮料，牛粪作为果树的肥料来源。

四、承揽运输

明明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停业后，我为了解决伙伴们的生

计，只好另谋出路。当时川湘公路虽已通车，但是缺乏运输工具，南川是贵州边境百货集散中心，销往重庆的货物都用人力背挑到木洞上船，有的还挑到重庆交货。于是我就设法改革运输工具，提高运输效率。初用人力板车代客运货，改道经南平、万盛到蒲河、石角上船运往重庆。此时刘树槐的电器设备出售后要运到长寿，我包拆包运到白马上船交货，从而获得了一笔运费。伙计们眼看搞承揽运输获利不少，尝到甜头。我们为了减轻体力消耗，就改用畜力拉车。还新添制了几辆马车载客，先后在水江、南平、万盛等地设马车站，便利旅客。我们为了降低运输工具的成本，搞了一部拼凑而成的汽车，由于当时汽油价高，又不易买着，我想到当地盛产木炭，价值低廉，就将汽油车改装成为烧木炭的车。我们长期承揽南川松香厂的松香运输，我们的收入除了生产自救，还有盈余。为后来创建“华中实业公司”打下了经济基础。

五、创建华中实业公司

我们承揽运输初期成员有聂槐臻、罗昭庸、聂槐三、金登福、聂美生、陈忠槐等人。随着业务日益兴旺，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增加了营业项目，先后相邀了陈太炎、施克昌、许琰等人加入我们的行业。他们既有了经营的办法，又善于出点子来管理企业。我们一致认为单纯的承揽运输，不但收入微薄，而且前途不远。我们虽然资金不够充裕，只要广开门路，增加营业项目，就可以成立实业公司。经过多次商量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筹备，三十一年（1942年）正式成立了“华中实业公司”。许琰任经理，金登福任会计，建立了管理制度。“华中实业公司”成立后，恢复了南川的照明，承包粮食加工厂，创办了家畜家禽饲养场，开辟了果园，

机器生产面粉，精制各种面条，设立华中药号，开设小型机器修理店，恢复电影放映（露天电影场），使公司造福于社会。更为了广泛开展业务，还在中和街口租地新建门市部数间，方便了业务洽谈。

1、因陋就简恢复照明

民国三十年（1941），我们公司鉴于城市居民逐渐返回城内修建铺房，商场继续恢复，入夜仍是古老的松油烛和桐油灯，光亮微弱，人们总感到以前电灯照明的好处，各界人士鼓励我们公司办电，恢复城市照明。我们从花钱少收效快着手，在资金不雄厚的情况下，只得因陋就简，急于实现。我们看到西城外有一台钻山机，是修川湘公路后遗留下来的。日晒夜露将成废物，就向工程处南川养路段请求资助，取得养路段的同意，借给我们使用。但该机器原来以汽油为燃料，当时汽油不好买，耗油量又大，通过核算入不敷出。如能改烧木炭或煤炭就不亏本。我们着手改造内燃机，通过反复实验，改烧木炭成功。又在重庆购回了电机设备，在中和街租用破烂民房作厂房。终于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将县城熄了数年的电灯照明恢复。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商民日益增多，原有中和街的发电设备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又在西街空地新建电机房一幢（现国营蔬菜公司），购来一百多匹马力的旧柴油机一台，安装60千瓦容量的发电机一台，基本满足了县城居民的用电。

县城照明恢复后，我们观察到几所中学校，学生在晚上自习照的是桐油灯，油烟充满教室，学生上完自习后，鼻孔乌黑，我们更想到油烟进入学生的肺部，影响他们的身心健

康；微弱的光线对学生的视力亦大有妨害。但几所中学校都在县城郊外，距电厂较远，无法送电。我们考虑只得在各校专设电机供电。为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仍将原收的灯油费金额标准作为电灯费用。先后解决了私立协和女子初级中学、县立师中校、私立道南初级中学、私立南屏初级中学等校学生上晚自习的照明，从此结束了照桐油灯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历史。

2、改进土法粮食加工工具解决职工生活

华中实业公司成立后，营业项目增多，职工人数骤增，最后达到四十人左右。为了保证职工生活，使粮食来源不缺，我们将杨泗桥李姓的水碾承包过来，悉心经营，改进土法设施，改造成推谷碾米加工一条龙。搞水力带动籬子，达到碾米一道清的办法，提高了工效，而且加工的米质量较好，深受顾客欢迎，以致生意兴隆。我们除交了承包米外，还有剩余可供给公司全体人员的食米，稳定了职工生活。

3、利用荒冢薄土开辟果林

北城外花坟山是一大片广阔的荒冢薄土，乱石杳见。农民长期尽力耕种收入甚微，如遇天旱不雨，庄稼枯萎减产，甚至一年辛苦，食不果腹。因此居于该地的农户，大都为贫困人家。但我考察到这里日照时间长，是果树生长的良好条件。我即购置荒冢一幅，开辟果园，并雇请一名园艺老手种植管理。我亲自到外地买回优良果种，如长寿县的沙田柚，鹤游镇的甜橙，江津县的广柑、黄皮果、柠檬，白马的糖梨。其次还引进了良种有水蜜桃、苹果、葡萄、大枇杷等，分别种植。我还亲自做培土育苗、嫁接、修枝等工作。为了增加肥源，在城内修建公共厕所（现公安局侧边公厕处），将

家畜家禽粪和人粪尿混合使用，作为果林的基本肥料。几年后各种果树均已挂果，原为荒冢薄土，如今变为遍地黄金，一片常绿景色陪衬着南川县城，馨香迷人。解放后我将果园地归还给农民。可惜在几年后尽被砍毁，实为了一件憾事。

4、改进面粉生产，提高面条产量

华中实业公司的电厂发电后，当时只作照明用，无工业用电。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晚上照明，白天可推面粉。我们用石磨推面，面粉中难免掉有泥沙或麸皮，我废石磨而用钢磨，就购置一台日产25袋的面粉机。为了满足人民的享受和要求，做到面条产品多样化，如我们精制的菠菜面、鸡蛋面、韭菜叶面、盐面、碱面、细丝面、宽叶子面等。我们生产的面条，不但细腻，煮面条的水仍然清如明镜，而且还可以回炉（即第一顿剩的可以在第二顿再煮食用），能保持面条的原型。由于我们公司生产的各种面条质量过关，做到信誉第一，因此顾客满门，供不应求。我们还将筛下的杂质（野麦粒、野豌豆）麸皮作养家禽家畜饲料，达到物尽其用。

5、方便病人设立中医药店

华中公司经理许琰，原籍江苏省镇江人。父亲是当地名医。琰自幼好读医书，弱冠时即能开方治病。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来四川重庆开店维持生活。他为人正直，仗义好友，因替人担保债务受累，离开重庆来南川，初在南平镇开小店兼办公司南平车站售票。他处事果断谨慎，有胆识不畏强暴，善于交友，平易近人。我便邀他来公司作经理，担任经理后仍为我厂职工治病。我知他精通医理，极力支持他发挥所长办华中药号。他既是公司经理，又是中药号的主治医师。他的工作虽然忙碌，仍是有条有序。我们又请一位药剂

师协助药号业务。由于他治病疗效高，深受患者敬重。面向社会给华中公司增添了异彩。

6、适应市面需求开设机器修理店

随着市场的恢复，商业的繁荣，使用各种机械或半机械日益增多。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川商车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用户的各种机械稍有损坏，须至重庆维修，这样往返的用费大，又耽误时间。我们还考虑到本公司的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马车、汽车）常需维修，故决定开设机器维修店。我们到重庆购来一台老旧元车（车床）和一些钳工简单工具，以原始办法，元车用人力摇动，钻孔和裁割用力拼搏，除维修本公司的机器设备外，还对外营业，虽然工效低，尚能解决一般的维修或制作简单的配件。

7、开辟露天电影放映场

县城遭日机轰炸，明德电影院址禹王庙（现南川粮食局）亦被炸毁，电影停止放映。随着市场的繁盛，广大群众深感文娱生活的缺乏。我们决心恢复电影的放映，苦于没有场地，又无资金建房，只有利用“货通”茶馆侧的一块空地（现蔬菜公司）作为电影场址，取名为“青年电影场”，我任场长。我们搞了一台西门式的无声放映机放映，满足各界人士的文娱生活。我们邀约当地权威人士为名誉股东，如刘树槐、李能芳等人。意图是借其地方势力和威风来保证电影院的秩序良好。开初放映时感到新鲜，营业收入可观，秩序也比较好。久而久之，那些“干黄鱼”越来越多，肇事者接踵而至，难以应付。后来我们将影场空地设建成为我公司的发电厂房。

8、机器打米

华中公司电厂迁至西街后，安装了六十千瓦发电机一台，因照明用电在晚上，为了提高利用率，我们添制滚筒式二号打米机两台，为顾客加工打米，时间快，米质雪白，经常顾客盈门，应接不暇，深受人们的喜爱。

9、制造小蓄电池

县城附近有十多家小煤窑，大部分小煤窑皆有高瓦斯危害常因以桐油灯引起瓦斯爆炸，不少矿工死于非命。华中公司考虑到为煤窑的安全起见，自制小蓄电池出租，先后解决十合煤厂、大石煤厂、大祥煤厂等的矿井照明。电瓶盒子是在碗厂定烧的，槽板锌板纯系自己制造，硫酸等原料在重庆购买。我们在照明的发电机上装置直流冲电机一台，须要冲电瓶时便搭上，电瓶上的灯泡是用的2.5瓦的手电筒灯泡，冲电以个次计价。这种电瓶花钱不多，更主要的是保证矿工安全，深受小煤窑的欢迎。

六、罢工运动

解放战争爆发后，华中公司职工受到地下党进步思想的熏陶，聂槐臻、金登福先后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华中公司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我们公司的照明用电是没有电表装置，一般按盏数收费（25瓦至40瓦不等），由公司统一时间开关。后来有个别赖皮户或土豪、地头蛇照灯不付款。为了维护收入，经公司职工商讨，建立了照明的规章制度，凡三个月不缴纳电费者，撤掉外线，停止照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七月，国民党十六补训处的军仓库（地址在北街）用电数月，拒不付款，我公司即派线工冉云清剪掉军仓库线路被逮捕。我所职工在地下党员聂槐臻、金登福和经理许琰的协助下立即罢工。金登福和许琰拟出快邮代电印发有关单位

和用户说明停电原因。许琰（参加南川仁字袍哥）利用仁字袍哥舵把子周凤池等人的威望大造舆论，争取社会人士的支持。罢工第三天，迫使十六补训处派员进行谈判，释放我公司职工冉云清，并赔礼道歉。这次罢工斗争胜利，对南川工商界影响很大。

七、赘语

我由于家境不宽裕，以致十三岁时弃学离家当童工、做小贩，后来从事电讯事业、放映电影，监狱司钥，学习机械知识，作电灯公司“大车”，管理乡村电话，创办华中实业公司。我一生为寻求出路，东奔西走，通过认识社会，接触各个阶层，对旧社会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均有切身体会。我总觉得人是高级动物，应该改造社会，变革现实，为人类造福，才是做人的本质。如果因循苟安，追求个人的生活享受，又怎能去推动社会前进呢？我虽文化水平低，才疏学浅，但我从小立志于生产事业，敢于向大自然拼搏，虽然现年八旬，余兴尚浓。我的思想虽有些进步，全靠共产党的培养。终生不忘在涪陵电话传习所学习时的湖南籍同学李绍普对我的帮助；终生不忘在巴县监狱任职期间张秀熟、贺竟华、范肖庵等革命前辈给我讲怎样做人，是他们给我后来立身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获得了谋生的技能。

我在南川创办华中实业公司时，在无资金的情况下含辛茹苦，钻研内燃机，改进交通工具，增加各种项目，扩大公司业务。在用人上善于发掘人才，量才录用，团结同仁，如相邀陈太炎、施克昌、许琰等来公司献计献策，推荐许琰为经理，金登福为会计，聂槐臻管理技术。公司人员发工资不分红，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公司内部不分谁是老板谁是丘